

吴 健 主编

美国政府的 和平演变 战略

MEIGUO ZHENG FU DE
HEPING YANBIAN ZHANLUE

福建教育出版社

美国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

吴 健 选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美国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

·吴 健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25 字数 234千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

ISBN 7—5334—0692—3/D·3 定价：3.15元

目 录

编辑与思考——编者的话	(1)
一、反对共产主义与宣扬资本主义	(9)
杜鲁门.....	(9)
艾森豪威尔.....	(10)
杜勒斯.....	(11)
肯尼迪.....	(12)
尼克松.....	(14)
基辛格.....	(18)
布热津斯基.....	(19)
里 根.....	(25)
布 什.....	(26)
报刊文章.....	(27)
二、反共两手：战争扼杀与“和平演变”	(30)
杜勒斯.....	(31)
艾森豪威尔.....	(34)
肯尼迪.....	(35)
报刊文章.....	(36)
三、50年代：杜勒斯好战政策的失败与“和平演变”	

战略的出笼	(39)
杜勒斯.....	(40)
四、60年代：肯尼迪、腊斯克与“和平演变”	(47)
肯尼迪.....	(48)
约翰逊.....	(61)
腊斯克.....	(62)
报刊文章.....	(68)
五、70年代：尼克松、基辛格与“和平演变”	(74)
尼克松.....	(75)
福 特.....	(87)
卡 特.....	(88)
基辛格.....	(91)
布热津斯基.....	(98)
六、80年代：里根、舒尔茨与“和平演变”	(108)
里 根.....	(109)
舒尔茨.....	(121)
怀特黑德.....	(127)
美国国务院.....	(129)
报刊文章.....	(135)
七、1988年：《1999 不战而胜》——尼克松反 对共产主义与推行“和平演变” 战略40年的“结晶”	(150)
八、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波兰、匈牙利的前前 后后	(177)
布 什.....	(178)

尼克松	(192)
基辛格	(197)
布热津斯基	(207)
报刊文章	(223)
九、东欧风云	(259)
布 什	(259)
报刊文章	(271)
匈牙利	(273)
民主德国	(284)
保加利亚	(297)
捷克斯洛伐克	(303)
十、关于中国	(314)
艾奇逊	(315)
杜勒斯	(315)
肯尼迪	(321)
尼克松	(324)
基辛格	(339)
布热津斯基	(341)
布 什	(348)
报刊文章	(351)
附：本书有关美国政界要人简况	(352)

编辑与思考

——编者的话

(一)

今年春夏之交，在开始政治动乱的日子里，编者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这场政治动乱会不会有它的国际背景？后来形势渐渐地明朗化了，原来它是与“国际大气候”密切相关的。历时70天的动乱与反革命暴乱，是我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事件。在这场斗争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美国政府从50年代提出并开始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及其颠覆社会主义与复辟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目标并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最近，在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波兰、匈牙利前后响起了一阵阵紧锣密鼓的“和平演变”声，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和平演变”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为此，我们编辑了这本关于“和平演变”的资料。

在编辑过程中，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一书。从中我们得到不少启发和帮助。其中的许多

资料尤其是新近公布的资料，我们尽可能地采纳了。

本书的特点，是力图通过现有资料，集中地反映美国历届政府反对共产主义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40年一贯制。为了突出这一基本点，我们采用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以重要人物为主体相结合的编辑方法。资料的前两部分带有结论的性质；大体上按50、60、70、80等四个年代为历史顺序而设置的第三至第六部分是资料的主体；把1988年尼克松出版的《1999 不战而胜》一书专列为第七部分，加上其它部分中的有关资料，突出了尼克松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40年一贯制中的地位；第八部分反映1989年布什总统访问波匈的前前后后；第九部分反映东欧的最新事态，这使美国政府推行“和平演变”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挑战的气氛更加浓厚，现实性更强了；第十部分是关于中国的，材料是比较少，又说得那么吞吞吐吐，但“和平演变”的那个阴影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综合十个部分的资料，它不仅较为清楚地反映出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40年一贯制这条时间线索，而且把美国“和平演变”战略覆盖欧亚两大洲的空间面貌以及日益加剧的步伐都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至于本书为什么专以美国为对象，这是因为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先锋、主力与牵头人。

本书中有编者写的包含编者某些意见的按语，还有扼要反映每个资料内容的导语。少数资料的导语也带有一点按语的成份。因为有的资料，主要是关于中国的第十部分，他们讲的很隐晦，不作点剖析与解释，人们难于理解，或引不起

注意。但无论如何，编者在编辑本书时所写下的一切，以忠于事实、忠于原意为首要原则。

(二)

我们提供给读者的这本书，结合多少年来的实际，相信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深思。作为编者，实际上是这本书的最早读者，想趁此机会在这里写一点我们的学习体会。

第一，美国历届政府反对共产主义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40年一贯制，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这本书洋洋二十万字，时间跨度不短，涉及人物不少，但从内容来看，其实很简单。因为从50年代至80年代，从杜勒斯到布什，他们对“和平演变”念的是一本经，唱的是一个调。概括起来：（1）赞扬资本主义，攻击共产主义，把反对共产主义始终作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2）战争与和平，武装扼杀与和平演变是对待社会主义国家交替使用的两手；（3）竭力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国家描绘成漆黑一团；（4）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势力与民主自由主义者，起来推翻共产党政权；（5）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影响与支持那里的和平演变进程；（6）手段无非是：发展贸易，经济援助，增加人员来往，开展文化学术交流，加强国际广播影视活动等等；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7）根本目的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恢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的世界面貌；（8）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与“民主”事业中起领导作用。美国历届

政府与反共势力翻来覆去讲的就是这八条。这也就是本书编集大量资料所要反映的核心内容。

第二，全球范围的“缓和合作”趋势，与强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相辅相成的。从现象看，这二者似乎相互矛盾。既然美国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也赞成发展国际合作，包括东西方合作，那为什么它又要推行并强化以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和平演变”呢？但是，从美国反共势力、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缓和合作”与“和平演变”不仅不相悖，而且是完全协调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通过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合作”，西方才能插手、推动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进程；而战争、冷战与封锁把两个世界隔开，则是难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对此，美国政府并不讳言。你看，尼克松一方面把“寻求缓和美苏紧张关系”，作为美国推行“东欧和平演变战略”四个组成部分的头一条（本书第169页）；另方面他对于美国所追求的世界“和平”则寄希望于东方集团内部出现的和平演变过程，这就是尼克松说的“和平之谜的最后答案正寓于这种演变之中”（本书第339页）这句带有神秘色彩的话的真意所在。可见，美国政府推行全球范围的“和平竞争战略”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现代资本主义决不会跟社会主义“溶合”。“溶合论”是抹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根本区别的国际资产阶级的谬论。近年来，这种观点在我国也有流行。根本问题在于：以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能不能同以劳动人民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溶

合？答案只有一个：不可能。这一点，连美国的基辛格也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去年10月，南朝鲜一位记者问基辛格：“您认为最近苏联意识形态和东西方关系出现的趋势将能证明溶合论吗？”基辛格说：你问“我是否相信溶合论？我不相信。”他反复地说：“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改变他们的制度”，“苏联将经历一个长期混乱和捉摸不定的时期，最终它的制度将改变”（本书第20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基辛格之所以不承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可以溶合，就在于他坚信与一生追求的是苏联、中国将会放弃社会主义而“改变”为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基辛格个人的意愿和爱好，而是由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的。40年来西方世界的反共势力竭力追求的是妄想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的范围，恢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的世界面貌。国际资产阶级的学者抛出的“溶合论”，只不过是一种幌子，一种便于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手段而已。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帝国主义反共势力的严重挑战，我们决不能赞同“溶合论”，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全世界必将逐步完成早已开始了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

第四，时刻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观点绝不能“淡化”。此种“淡化”论原是国外的产品，后来国内也有了。其实，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无论是政府官员还

是资产阶级学者都在大肆宣扬阶级斗争，他们的阶级观点与阶级立场坚定得很。他们讲“淡化”，是要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淡化”，是要社会主义国家“淡化”。他们自己则是在“强化”。我们善良的人们，切莫相信西方世界传来的“溶合论”、“淡化论”那些靡靡之音。西方反共势力一方面用缓和、合作、民主、自由以及全球利益等等动听的调子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另方面则通过“和平演变”战略与利用适当时机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因此，在当代世界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际阶级斗争的弦丝毫也松不得的。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偏爱阶级斗争，而是对方在挑起阶级斗争；这也并不是反共分子的爱好，而是由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五，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推行党的对外政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西方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就不能揭露、批评西方。这是什么思维逻辑？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合作交往关系，这不也是一种开放政策嘛！那末美国政府在推行这种对外政策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还少吗？谁人一不如美国政府的意，谴责、谩骂、决议、制裁不都来了嘛！中美双方都是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权执行各自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可以批评（何止批评）中国，中国却不能批评美国。这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美国思维逻辑，难道不正是帝国主义逻辑吗？！中国人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这种逻辑。

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因此，我国必然要同世界各国发展国际经济关系与其它往来，以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学习与借鉴世界各国经营与管理经济等各方面的科学合理的经验，以推动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此，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反共势力错误估计形势，想入非非，妄图对我国施展“和平演变”阴谋，并采取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必须、也有权加以揭露批判，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把对外开放政策的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正面申述我国政府的观点、主张与批判西方反共势力的观点、言行很好地结合起来，务必避免与克服片面性。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会有利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

(三)

编辑资料，是开展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研究的第一步。由于时间仓促等原因，我们深感本书的编辑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本书能够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并为有兴趣研究这一问题的同志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

“和平演变”问题的研究已荒疏多年，马上搞起来，有不少具体的困难。但我们理论界的不少老前辈过去对这一问题并不陌生，许多还有专门的研究。旧话重提，是会有许多新的感想和看法的。我们希望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老一辈理

论工作者应当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和中青年同志，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也大有可为。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课题组翁志兴、王玉名同志和研究生赵忠秀、张素峰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审阅、修改以及资料的收集等工作。

本书所列资料绝大部分是摘录，故不一一注明

1989年8月15日 初稿

1989年12月20日 二稿

一、反对共产主义与 宣扬资本主义

按：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社论讲的那样，反对共产主义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 “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的究竟是谁，这不是很清楚吗？！一切反共人士对这种对立的观点很清楚，很坚定。那些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屑一顾、“不屑于谴责”这样轻蔑态度的人会真心向社会主义学习？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尤其是基本制度能否“趋同”，得先问问西方反共人士是否愿意。他们也可能同意，但同意的是“趋同”于资本主义，而绝不会同意“趋同”于社会主义。从西方反共人士反对共产主义与宣扬资本主义的坚定性中，人们只能得到这样的启示。

杜 鲁 门

早在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争取人权而进行的斗争不能忽视或漠不关心，应当为此开辟新的道路，鼓励他们争取美国式的“自由”。

“我们不仅热爱自由，在必要时还以生命来保卫它，而且还认为别人和别国也有权与我们共享自由。”

“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为着争取人权而进行的斗争时，自由的美国人民，对于这种结果是不可能忽视或漠不关心的。”

“在我们致力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加以保持——许多地方需要改进——许多道路需要开辟。

杜鲁门：1947年4月5日在杰斐逊纪念日午宴会上的讲话。

艾森豪威尔

1956年，艾森豪威尔公然宣称美国要领导全世界，要使“自由地区（指资本主义地区）不断扩大，不让共产主义乌云逐渐席卷我们”。他宣扬世界历史潮流正在趋向自由，因而要有勇气，努力去实现这个“伟大理想”。

“我们的国家必须领导——我不打算议论这一点，我知

道你们全都了解的——在全世界领导，使我们的自由地区不断扩大，不让共产主义乌云逐渐席卷我们。”

艾森豪威尔：1956年4月21日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不能怀疑，世界历史的潮流正在趋向自由。最后，独裁和专制一定要消灭。我们能够从这个肯定的了解中汲取勇气。”

“但是，正如一个明智的美国人霍姆斯先生曾经说过的：‘不可避免的东西是要经过努力才会实现的。’我们在谋求和平和自由的时候应当记住这句话。人类的这些伟大理想将会实现——但是只有人们专心致志的努力才会实现。”

艾森豪威尔：1956年4月22日的演说稿。

杜 勒 斯

1956年，杜勒斯宣称自由是一种强有力自由主义化力量，“世界范围的真正自由主义时代就要开始了”。

“单是证明专制制度坏还不够，同时还需要继续不断证明自由是好的。

假如我们能够继续表明自由是一种强有力自由主义化力量，我们也可以希望，目前在苏联国内和被奴役的各国国内发挥作用的力量，会使那些进行统治的人们不能不越来越多地按照自由原则办事。这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多地承认